

闲话白浪街

■吴天荣

读过贾平凹的《白浪街》，我对郧阳区白浪街这个“一脚踏三省”的地方生出浓厚兴趣。“一棵树下，三省人端着碗吃饭，豫人吃白馍，鄂人吃白米，秦人吃凉皮”“最绝的是街西头一家，三间上屋属湖北，院子却属陕西。吃湖北的饭，扫陕西的院”……这是怎样一幅幅有趣的生活画卷呢？后来读了梅洁的《行走白浪街》，我便对这个地方愈发心驰神往，魂牵梦萦。

十一长假，我和孩子们一道来到白浪街。马头墙、铺板门、石板路，是我无数次想象过的样子，但街道的窄小，令我始料未及。组成这条街的是四十二间房子，一分为二，北面二十一间，南面二十一间。房子连着房子，房门对着房门。北面的房子斜着而上，南面的斜着而下。街道仅有三步宽，是名副其实的三尺巷。

白浪街是豫、鄂、陕三省交界点。西北是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东北为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白浪村，南边则是湖北十堰的白浪镇。要知道，荆紫关当年可是鄂、豫、陕重要的水陆码头，生意兴隆，商贾云集。“一脚踏三省”碑位于荆紫关镇西部的白浪街中心，界碑为一块三棱石，三面分别刻着豫、鄂、秦三个字，游人一脚踩在上面，便体验了“脚踏三省，气吞九州”之豪迈。我不仅疑惑，这弹丸之地是如何承接了这一世繁华？

白浪街是明清时代留下的古迹，现在并没有多少商铺，只有一些老人守着老宅，做些手工的老物件，如竹编、根雕等，年轻人都搬到高楼林立的新街去了。漫步白浪街，常会看到老人悠闲地坐在门前，看行人来来往往，波澜不惊。

小孙子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兴奋得很，见什么都好奇。这里瞅瞅，那里摸摸，在青石板路上蹦来跳去。我搀扶着他三步一歇，两步一歇。我们先后向湖北人、河南人、陕西人讨座。湖北人高腔大嗓门：“只管坐，板凳还能坐坏了？”河南人干脆利索一个字“中”；陕西人则慢声细语：“坐嘛，不碍事儿。”

不听口音，只看做生意的方式，就知道店家是哪里人。火烧馍做得又大又厚，店家定是河南人；

卖黄酒的半老徐娘，不劝你买酒，只说：“这是自己酿的米酒，原汁原味，没添任何东西。”话没说完，早把倒好的酒递到你手中，这人一准儿是湖北老乡。穿姓名手链的老先生，慢条斯理地在屉子里找出刻有你姓名文字的几颗珠子，灵巧地串好链子，细心地帮你系好，这是陕西人无疑。

中午，我们找了一家陕西面馆吃刀削面。店面不大却生意火爆，里面都是人，老板在门口台阶上临时加了几张桌子。十几元一碗的刀削面不便宜，但分量足，大海碗，面堆得老高，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我问老板：“没有小碗的吗？”老板摆摆手说：“吃嘛，就吃好！”

吃过饭出来，我看到好多游客拎着一大网兜红薯。我忍不住询问：“这红薯很好吃吗？”“又软又面又甜，好吃得很。”一位游客说着，还热情地用手指指，告诉我是前面街边巷子口买的。我兜兜转转找到了卖红薯的人。我问：“为什么不找个好一点的位置，也不用喇叭吆喝？”摊主用方言淡定地答复：“费那劲咋？咱红薯好，还怕卖不掉？”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架势，我想还价的话也生生地咽了回去。

陕西人的实诚，河南人的倔犟和湖北人的精明在这条街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省的百姓世代代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唇齿相依，脚踏一方土，共饮一河水。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性格，是怎样的兼容与坚守，才能共浴百年风雨？这个疑问在我心里挥之不去。途中遇到的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这样跟我说：“一河水做出三样饭，各吃各的饭，各养各的娃。”话是这样说，但我更愿意相信，受多元文化的滋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定更包容、更随和、更豁达，也更有智慧。

沈从文的《边城》描绘的是川、湘交界的一个边陲小镇，一个自然与人性俱美的世外桃源，白浪街则是豫、鄂、陕三省交会处的小小都市，只是历经繁华后，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归于沉寂，徒留百年老街无声诉说着过往。

作者地址：十堰市北京中路58号

初识小城

■徐荣森

今年，我幸运地考入竹溪教育系统，与竹溪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我的老家郧西县离竹溪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但竹溪于我而言，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次自驾前往竹溪，我虽不敢分心看路旁的风景，却仍被眼前那山、云、雾的交融所震撼。竹溪的山很高，高到连山腰都隐入云端，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宛如在云中穿行；竹溪的云很浓，秋日明媚的阳光下，依稀可见三两丛云朵隐匿于群山之间。风起时，云动雾起，流动交织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意境。只那一眼，我便爱上了这里。

初识竹溪人，老乡们的乡音带着厚重的踏实感。竹溪人的热情，不是炽烈的

火，更像是水，如汨汨温泉，在不经意间带给人沁润肺腑的温暖。

考试期间，我在一家旅馆住了五天。老板知道我是外地人，热情地说：“房子闲也是闲着，年轻人出门在外不容易，一天给五十元就行。”客房外观虽旧，屋内却很整洁，房屋中央挂着一个红彤彤的中国结，那一抹红，瞬间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一天下午，突然下雨，我想起衣服还晾在后院，急忙往回赶。老板看我跑得满头大汗，笑着说：“跑什么！衣服已经帮你收好放在沙发上了。”那一刻，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9月27日，我和其他新同事启程前往竹溪县兵营镇中心学校。连日阴雨，山路颠簸，为我们领路的刘老师特意放慢车速，让我始终能看见他。

一小时后，抵达学校，校长已等在门口，亲切问候后，连忙安排我们一行人吃饭住宿，如一位慈祥的长辈。学生也忙着帮我们搬行李、收拾房间。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了故乡，来到思念已久的亲人身旁。

现在，我已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若有人问我在竹溪看到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想，是孩子们充满灵性、渴求知识的眼睛。透过这扇窗，我能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求改变命运的光芒。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这是教师要用一生去走的路，也是这群孩子们要学会独自去走的路……

作者单位：竹溪县兵营镇中心学校

我要写秋

■陈伦霞

我要写秋
就写那一望无际的稻田
沉甸甸的稻穗垂着头
是对阳光雨露深深的鞠躬

我要写秋
写满山红柿在枝桠间悬成灯笼
红得似火，烈得灼目
还有那枝头坠着的青皮核桃
轻轻一摇，便带着清香滚落
孩童追着、捡着，笑声脆如银铃

我要写秋
写秋菊
万花褪尽时，你便登场了
坡上冒出星星点点，篱边攒起簇簇白云
满山野菊，像撒满山坡的星星
篱边家菊吐着芬芳
花瓣上，还凝着昨夜的白霜

我要写秋
写农人的秋忙
弯腰收割的身影里
镰刀在掌心舞出利落的弧度
板斗相撞，拍得谷粒簌簌响
汗水漫过带笑的面庞
藏不住眼角眉梢的丰收的甜
做酒时
把野菊香揉进酒曲
将红柿甜酿进酒酿
庭院深处，便飘起了醉人的酒香

我要写秋
写农人的庭院
串串红辣椒在屋檐垂成瀑布
玉米棒子铺满晒场
金灿灿的，像泼了一地阳光

我要写秋
写午后墙根下的老茶缸
爷爷蜷在藤椅里打盹
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
在他皱纹里跳着碎金色的舞

我要写秋
写田埂上蹦跳的野雀
偷啄几粒遗落的稻子
惊飞时带起一串细碎的响
翅膀扫过蒲公英的白绒
便把秋的消息，撒向更远的地方

我要写秋
写秋天的天空
是平铺的青花瓷
蓝得纯粹，净得透亮
像匹柔软的丝绸
秋风一吹
便皱成一池荡漾的湖水

我要写秋
写秋天的雨
斜风里，细雨如丝
不急不躁，轻柔漫过田埂
悄悄滋润着每一寸土地的肌肤
为来年的萌发，积攒着力量

秋，从不是大雁南徙的离愁
不是落叶归根的悲戚
更不是草木凋零的萧瑟
是大地衣襟上别着的成熟勋章
是岁月酒缸里浸着的沉淀从容
是大地母亲奉上的满仓金黄
作者单位：郧西县第一中学

8

武当

作品

责任编辑：王勇
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王云英

